

今手來二王義我

倒逼凡利究年少

點進步了。

有八根做了「曉尚往來」的

【卷之三】

能够使它生光，也不敢壞掉。比這還高之二者以利人度。屋采就自
給與。不知取於誰家。采光不是太陽，但發了燭。
地主從不公私。終是舉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
自然而然。最常住節。與此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
來。這是「拋給」他。那得他。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曉上」了。
「拿來主義」。是實「拿來主義」。我們

1979



我們

鲁迅研究年刊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研究年刊

主编 郭 琦
副主编 宇 新



编 辑 者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

出 版 者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西安新华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陕西省新华书店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统一书号：10094·281

定价：2.85元

本刊封面题字为周建人同志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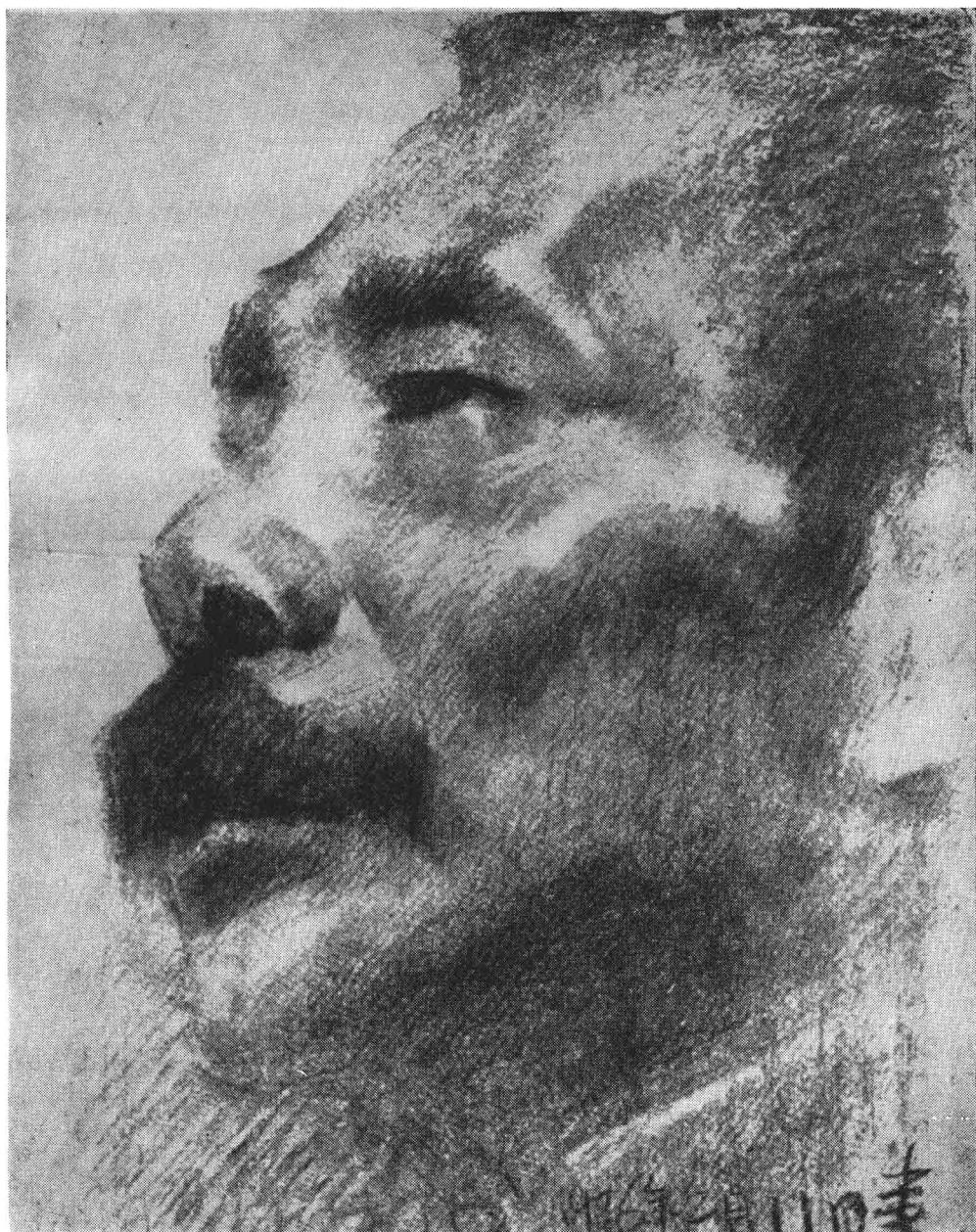
封面浮雕 张松鹤

封面设计 王艺光



鲁迅先生像（木刻）

彦 涵



鲁迅先生像（素描）

裘 沙

编 者 的 话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也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作家。鲁迅革命的一生和他遗留下来的多卷不朽著作，是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鲁迅曾经唤起无数的人们走向革命的大道，今天，鲁迅仍将唤起千百万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献身。为倡导研究鲁迅、学习鲁迅，我们创办了《鲁迅研究年刊》。而办这样的年刊，也正是鲁迅研究者多少年来的共同愿望。

《鲁迅研究年刊》是研究鲁迅的资料性学术文献专刊，每年出刊一期，必要时分出上下册。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选载国内外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资料，并特约专稿，荟萃刊出，以反映国内外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成果和概貌，为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贡献力量。

《鲁迅研究年刊》已试刊两期，从本期起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本期辟有：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纪念与回忆、鲁迅佚文、鲁迅思想发展研究、鲁迅著作研究、鲁迅生平事迹及其他、鲁迅研究在国外等七个栏目，刊载文章、资料九十余篇，约九十万字；另有插图若干幅。周建人、茅盾等老前辈特意为《年刊》撰写的文稿，是很珍贵的。其他论著中也有不少精彩之作。著名木刻家彦涵等同志的美术作品，使本刊增色不少。

鲁迅的著作，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五十多种语言文字的译本。各国的作家和读者，对鲁迅有很多论述。本刊《鲁迅研究在国外》专栏，由于资料不足，现只将日本鲁迅研究目录和英文、俄文鲁迅研究索引，以及十几篇研究鲁迅和回忆鲁迅的译文先行刊出，以资参考。至于缺漏之处将逐年加以增补充实。

本刊将依据鲁迅研究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希望和意见，努力做好编辑工作。我们十分感谢广大鲁迅研究者对本刊多方面的帮助和热情的支持！我们衷心欢迎读者的批评！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

1979年10月

鲁迅研究年刊

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

-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茅盾 (1)
点滴怀鲁迅 曹靖华 (2)
祝贺与希望 侯外庐 (3)
——写给《鲁迅研究年刊》
要勇于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李何林 (7)
许广平与《鲁迅研究年刊》 刘和芳 (8)

纪念与回忆

- 鲁迅为何弃医学文艺 周建人 (10)
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
..... 林非 曾普 刘再复 (11)
重读鲁迅的《狂人日记》 许杰 (24)
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 陈涌 (29)
重新认识鲁迅 学习鲁迅
茅盾、周扬联合发起筹备成立“鲁迅研究学会”开展鲁迅研究工作 新华社 (52)
回忆鲁迅片断 周建人 (47)
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 刘弄潮 (53)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丰 (58)
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 陈沂 (64)
鲁迅二次见陈赓 楼适夷 (68)
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 肖军 (71)
关于鲁迅给毛主席买书送食物的回忆 王林 (78)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 洪丝丝 (80)

1979年号 目 录

鲁迅佚文

关于猪八戒（与本年的干支的关系）

周树人氏谈 戈宝权 译 (81)

谈鲁迅的《关于猪八戒》 戈宝权 (82)

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象

教育部第一科长周树人氏谈 (84)

鲁迅与索薪斗争 陈漱渝 (87)

——读《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象》

鲁迅先生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中华艺术

大学的讲演（记录稿） (92)

记鲁迅先生在中华艺大的一次讲演 刘汝醴 (94)

回忆鲁迅先生在中华艺大的一次讲演 许幸之 (96)

草明女士启事 (98)

关于鲁迅佚文《草明女士启事》 王自立 陈子善 (98)

《喝酒吧！》是不是鲁迅的佚文？ 陈漱渝 (100)

——兼谈署名“野火”的《反〈闲话〉》

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 (106)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唐天然 (106)

鲁迅思想发展研究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李泽厚 (108)

“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 王永生 (126)

——学习鲁迅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论述札记

再论鲁迅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袁良骏 (144)

- 通达彼岸的桥梁 林志浩(161)
 ——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对待外国科学文化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 刘再复(178)

鲁迅著作研究

- 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 戈宝权(192)
 幻想·破灭·求生 李希凡(204)
 ——论《伤逝》的时代
 果戈里对鲁迅前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王富仁(221)
 论鲁迅小说的结构艺术 范伯群 曾华鹏(232)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钱谷融(237)
 关于《野草》 王士菁(255)
 ——学习《矛盾论》的笔记
 释鲁迅的散文诗《希望》 徐懋庸遗稿(262)
 在寒冬渴望暖春，由雪景写出春意 李允经(267)
 ——也谈鲁迅的散文诗《雪》
 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 王 瑶(272)
 ——英译本《鲁迅诗选》前言
 谈《教授杂咏》 孙席珍(280)
 鲁迅致王志之信注释参考资料 王志之(286)
 鲁迅致徐懋庸七封信的注释 徐懋庸遗稿(290)
 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它 肖 军(297)
 《〈饥饿之城〉后记》非鲁迅所撰考 熊 融(304)
 “鲁迅风”——他的创作艺术 (港澳地区) 曹聚仁(307)
 鲁迅论文艺批评 吴中杰(320)
 关于鲁迅治学方法的探讨 郭预衡(331)
 浩大的工程 卓越的劳绩 张小鼎 叶淑穗(341)
 ——纪念第一部《鲁迅全集》刊行四十周年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部分出版发行 陆品晶(346)

鲁迅生平事迹及其他

鲁迅四次赴日史料略述	王德林 谢德铣(347)
鲁迅与陈子英	锡 金(355)
鲁迅与《新青年》	孙玉石(373)
鲁迅和《小说月报》	姜德明(386)
——兼记鲁迅与茅盾早年的友谊	
鲁迅和有岛武郎	张 华(393)
鲁迅与郑伯奇的友谊及其它	单演义(401)
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	黄 源(408)
鲁迅与画家司徒乔	(港澳地区) 黄蒙田(412)
鲁迅与叶紫	查国华 蒋心焕(416)
鲁迅与斯诺	(港澳地区) 张向天(421)
徐懋庸及其与鲁迅的关系	张 琢(424)
鲁迅和普实克	戈宝权(428)
鲁迅和增田涉	戈宝权(440)
鲁迅逝世时几份不同的讣告	陈友雄(459)
鲁迅先生和美术创作	李霁野(464)
重读冯雪峰《回忆鲁迅》	李允经(468)
《鲁迅研究资料目录》简介	焦树安(473)
鲁迅研究资料目录 (1978年)	
	北京图书馆社会科学参考组编(474)

鲁迅研究在国外

日 本

谨忆周树人	藤野严九郎 吕元明 译(491)
值得爱戴的老人	清水安三 刘春英 译(493)
我怀念鲁迅	清水安三 吕元明 译(494)
文学家的灵魂	内山完造 刘春英 译(496)
日本小说的中国翻译	芥川龙之介 吕元明 译(497)

我的恩师鲁迅先生	增田涉 卞立强 译(499)
日本鲁迅翻译研究目录 (1921—1978)	吉林师大外国语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编(507)
美 国	
鲁迅——白话大师	埃德加·斯诺 佩云 译(540)
鲁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博士著 乐黛云 译(547)
加 拿 大	
鲁迅的《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
米琳娜·多列热诺娃·维林吉诺娃	乐黛云 译(560)
英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 (1930—1977)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567)
捷 克	
鲁迅(《东方文学辞典》一辞目)	普实克等 汪滢 译(571)
苏 联	
俄文鲁迅著作翻译及研究索引 (1929—197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574)
编者的话	

插 页

鲁迅先生像 (木刻)	彦涵
鲁迅先生像 (素描)	裘沙
《鲁迅全集》书箱 (照片, 毛主席遗物)	
绍兴鲁迅纪念馆外景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徐斌摄
“怒向刀丛觅小诗” (板画)	黄新波
奋然前进 (板画)	陈佛山 陈柏坚
在病中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鲁迅先生 (素描)	裘沙
《阿Q正传》插图 (速写)	(波兰) 米克拉茨威斯凯果
《孔乙己》插图 (木刻)	彦涵
《明天》插图 (木刻)	彦涵
《白光》插图 (木刻)	彦涵
《祝福》插图 (木刻)	彦涵
补白 鲁迅先师逝世三十周年忌日代祭并叙	
“三味”究竟如何理解	
	肖军 (463)
	吴奔星 (279)

对《鲁迅研究年刊》的希望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茅盾

我对鲁迅也没有特别的研究，倒是看了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大概有的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研究鲁迅有特点，所以提出了稀奇古怪的“假说”。比如说证明鲁迅的旧体诗《湘灵歌》是为纪念杨开慧写的。据我所知，鲁迅并不知道杨开慧，我也没有给他谈过杨开慧。我是认识杨开慧的，一九二六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就住在毛主席家里。再如对鲁迅《自题小像》的解释，许寿裳的意见是权威性的。因为许寿裳和鲁迅是好朋友，他了解鲁迅的思想。

鲁迅研究中也有“两个凡是”的问题。比如说有人认为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好到底。我看并非如此。这类事情要实事求是。

外国研究鲁迅的人，以日本为较多。外国能直接阅读鲁迅著作的人，对鲁迅的若干杂文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其写此杂文时的时代的和历史的背景。《鲁迅全集》注释好了，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要注释清楚鲁迅书信和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就很困难。比如鲁迅给我的信中提到的“少奶奶”，指的是杨之华同志。杨之华当时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为了迷惑敌人，打扮得象个“少奶奶”，我和鲁迅就用“少奶奶”作为杨之华的代号，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在上海时收到鲁迅的信都烧了，我给鲁迅的信他也烧了，这是我们共同约好的，惟恐出了事情牵连别人。现在发现的几封信也不知道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那份电报，现在发现的也不完整。毛主席、周总理都没有说到这封信。抗战时期，我从新疆出来就到延安，住了半年多，曾和毛主席谈到

点滴怀鲁迅

曹 靖 华

鲁迅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他的《自嘲》诗中有两句话：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他自己的高度概括的写照。对敌人是“横眉冷对”，无丝毫奴颜媚骨；对“孺子”，也就是对家人、亲友、劳动人民吧，甘当一条老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但没有丝毫横眉冷对，而且笑容满面，和蔼可亲。“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岩石的重压之下”他高举红旗前行。他认定当做的事，不顾生命，全力以赴。有一次，国民党预定要杀害他，别人劝他不要去参加杨杏佛的葬仪，他却非去不行，而且出门连钥匙都不带。

※ ※ ※

鲁迅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崇敬，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西北大学编辑《鲁迅研究年刊》很好。这工作应该严肃认真，把它办好。《年刊》最好刊登有内容而且文笔好的文章。思想性是文章的灵魂，但非文章的一切。作为文艺范围内的文章，有正确的思想性外，还要有生动活泼、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完美的形式和文笔。要学写活文章，应该注意语汇的丰富。死文章的来源之一，是语汇贫乏。语汇贫乏的文章，就恰如鲁迅所说，“干巴巴的像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读者要望而却步了。语汇由于积累，这要下工夫。古今中外的语汇尽可能拿来据为己有，为我所用。看：“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多么令人向往。

※ ※ ※

抗战初年，西北临大在西安时，曾随校在西安数月，怀旧之情，依依难忘。

七九年夏，于广东从化温泉宾馆

鲁迅，毛主席没有提到这封贺电。当时毛主席大概也没有把它当作天大的事，没有必要从这一件事证明鲁迅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是由冯雪峰作主的。当时我不在上海。在上海参加治丧的其

祝 贺 与 希 望

——写给《鲁迅研究年刊》

侯 外 庐

去年我读到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主编的《鲁迅研究年刊》，很受启发，里面有不少好文章，还有丰富的资料，真正交流了鲁迅研究方面的成果。

今年夏，西大的同志告诉我，《鲁迅研究年刊》经上级批准，自一九七九年起公开发行，要我写几句话，我很高兴。解放初期，我在西大工作，和文科师生研究过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当时我还向中文系老师建议：除研究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还可结合我们地区的特点，研究鲁迅在西安的讲学情况，这对于了解鲁迅的战斗一生不无帮助。后来，中文系的老师搜集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资料，编撰了《鲁迅在西安》一书，我在病中很有兴味地把它读完了。

我祝贺《鲁迅研究年刊》公开发行，希望它能及时反映国内外鲁迅研究的学术成果，迅速地茁壮成长，以便促进鲁迅研究工作的开展。

关于鲁迅的研究，过去也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他们脱离开鲁迅的时代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过程，用历史唯心主义去曲解鲁迅，把鲁迅神化起来，散布现代迷信，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这些流毒必须从鲁迅研究的领域中彻底加以肃清。我们在研究中应当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我想简单谈谈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些问题，首先是鲁迅与自然科学。中国近代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努力吸取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天真地以为科学可以救中国。早期的鲁迅也有这个思想。他热情地讴歌自然科学，并用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1907年他在《人之历史》一文中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其发展，特别介绍了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 1834—1919年)的生物发生律，指出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而海克尔则是集大成者。鲁迅肯定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著作反对宗教

他人认为治丧委员会有毛主席的名字，国民党就可以公开镇压，丧事不能顺利进行，所以最后发表的名单没有毛主席的名字。冯雪峰有时感情用事。鲁迅是伟大的，这并不在于治丧委员会有没有毛主席的名字。

我希望《年刊》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神化鲁迅，要扎实实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蒙昧主义的历史功绩。

同年鲁迅又写了《科学史教篇》，文章开头的一段话实际是关于知识即力量的宣言书。他说：“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鲁迅看到西方近代社会与自然科学革命的种种联系，如科学与实业的相互促进，用他的话说就是：“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至于这两者间相互促进的内在社会原因，就不是早期的鲁迅所能了解的。他当时的信念是：要医治中国“本体自发之偏枯”，贯注新鲜的血液，就必须发展实业；而实业的创立，又有赖于科学的发展。

关于鲁迅早期的进化论思想，许多同志都写了文章，我在这里不详谈了。

我只想指出一点：鲁迅早年宣传自然科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朴素唯物论观点，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不过，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鲁迅也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中国的近代科学本来是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开始的。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迫，使得近代工业和近代科学的发展遇到了障碍，因而唯物论哲学便缺少了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近代的科学及其唯物论思想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它对思想界没有深远的影响。这个特点在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到，他早年宣传的进化论只是生物学中的一种科学体系，它并没有揭示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特别是在社会历史方面，它是无能为力的；它并不是哲学。如果说早期的鲁迅有完整的唯物论思想，这和历史的实际并不相符。具体科学不能代替哲学；哲学也不能代替具体科学。后来当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进化论作为认识的工具，是有“偏颇”的。毋怪乎鲁迅早期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便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观点。

关于这一观点，鲁迅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粗浅意见是：首先要看到这个命题包含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成份。不只是早期的鲁迅，其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有这种倾向：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多少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怀疑。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他们有的是亲眼见过，有的则是从书本上读到的。于是他们便提出问题：既要学西方，又要避免西方世界的弊病，这两者应当如何统一起来？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先进人物并不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早期的鲁迅同样有这种情况。他一面讴歌西方的科学成就，另一方面他又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病说成是“重物质，轻个人”，这在其《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有所集中的论述，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作摘引。鲁迅提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病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这个世界里精神生活的空虚与堕落，这表明早期鲁迅观察问题的深刻，而且是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端。

不过，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弊病形成的原因，并不是早期的鲁迅所能解决的。他把这

种弊病看成是从“重物质，轻个人”的哲学信条中产生，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社会历史现象很复杂，从意识形态的领域来看，一个命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它的历史意义就一定是反动的。这一点，恩格斯讲过，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分析鲁迅早期思想中的若干命题。他介绍尼采的超人哲学与叔本华意志论的某些观点，又加以改造，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个命题并不确切，但它有一定的进步历史意义。因为鲁迅力求运用它去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他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追求救国的真理，不做庸庸碌碌的混世主义者。因此，我们既无必要把这个命题说成是唯物论，同时也不要否定其积极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近代，有些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们曾经从唯心主义哲学中寻找合适的理论武器，结果都失败了。我们知道，鲁迅以前的维新派企图凭借宗教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如谭嗣同以佛法解释孔、孟，谈西学则取证佛经。软弱的维新派“回天无力”，只好乞灵于宗教，特别是折入于佛学。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也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例如章太炎，他注重人的能动性，并希望发挥这种能动作用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他看来，佛学和费希特的唯心论哲学阐发了人的能动方面，所以他要宣传佛学和费希特。章太炎犯了片面性错误，他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在中国佛学的某些宗派和费希特的哲学中，确实多少阐发了人的能动性方面，但是，它们是用唯心论和抽象的形式来阐发这一点的，因而也就歪曲了人的能动性。马克思曾经说过，旧唯物论的主要缺点是它的直观性。结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论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也应当这样来看待鲁迅早期的“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想。

总起来说，鲁迅早期的一些论著带有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自发唯物论倾向，同时也有唯心主义杂质。这个时期的鲁迅正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还没有成熟，因此他思想的驳杂倒是并不奇怪的。

早期鲁迅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方面。他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开始介绍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这个功绩很大。鲁迅于1918年开始创作小说，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创，是讨伐封建思想的一篇战斗檄文。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则是深刻解剖中国现实社会的杰作，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作者敏锐地反映了中国的农民问题。

三十多年前，我提出：为什么鲁迅用英文字母“Q”作为“阿Q”的名字呢？用胡适的考据法是考不出结果来的。我的看法是：“Q”即英文“Question”（问题）的第一个字母。鲁迅选择它，说明他在《阿Q正传》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例如：阿Q本身有没有弱点？如有，如何改造？这就是所谓“国民性”的问题。为什么